

老残游记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中国古代四大讽刺小说

清刘鹗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之胜，清代优秀小说、对社会的认识、人物的描写和现实矛盾的揭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传统文学以小说的形式出现了最后一个繁盛阶段。与《红楼梦》一样，处于中国文学史传统小说巅峰状态的不朽名作，就是我们这次选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老残游记》这四部书，是中国传统文学最后辉煌的代表，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世精品。

与《红楼梦》同为划时代的小说巨著的《儒林外史》，是鲁迅先生极其推崇的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杰出的一部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木山老人，安徽全椒县人，出身于家门鼎盛的官宦之家。“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吴敬梓少时聪颖，才识过人，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后来父亲去世，家道衰落。虽曾考取秀才，后被荐应博学鸿词考试，托病不就。在和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吴敬梓逐渐看透了他们灵魂的真相，自己生活由富到贫的变化，更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是他亲身所见所闻。“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作者以自己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把功名宦海中的沉浮变幻、富贵利禄中的人生百态，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实地描绘出了一幅幅具有巨大震撼力量的社会生活画卷。全书一开始便指出：“人

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了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如嚼蜡。”并以此作为全书评价人物的标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人物故事，深刻揭露了八股取试的种种弊端，讽刺了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以此为中心，鞭挞了封建官吏的昏庸、地主豪绅的贪吝，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堪称为讽刺小说的绝唱。

《儒林外史》以高度的思想艺术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到清朝末期，逐渐发展成“谴责小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正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事濒危。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中国人民在寄希望于清政府抵御外敌、及人民自发同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相继失败后，祖国陆沉、民族危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以小说为武器，揭露社会弊端，警醒世人，救亡图存，将对旧时代的苦恋与哀悼，变成了绝望的抨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便是谴责小说中的杰出代表。

《官场现形记》，作者是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芋香等，江苏武进人，出身官僚世家，自幼随伯父辗转仕途，谙熟官场风习。1895年左右到上海创办报纸，是晚清小报的创始人之一，并主编《绣像小说》月刊。这期间接触了许多新东西，更加对清政府的腐朽不满，愤而为文，于1901—1906年间写下了《官场现形记》。作品揭露了官场的种种罪恶，触及了近代社会的矛盾，集中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是封建末世官场的百丑图。鲁迅先生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热心于做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角色复

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论，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书中各色各样的官僚人物，皆为新官发财，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大至出卖矿产、吞没救灾款，小至借生日、办喜事大捞钱财；有的把亲生女儿送给好色上司以保位升官；有的让老婆拜大官的小丫头做干娘；……如此种种，作品以惊人的写实笔墨刻画出一系列官僚的丑态，是清末“谴责小说”中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淞尧（1866—1910），字小尧，又字茧人，笔名我佛山人，广东南海县人，没落世家子弟。1897年到上海，常为报纸撰写文章，戊戌变法后，如约开始为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写长篇小说，包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4年前后这二十多年，描绘了二十年间所见官场、商场、洋场上的种种可耻现状，作者对清末官场的黑暗、腐败、洋场上群魔乱舞，清政府却又畏洋如虎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批判；在回顾二十多年历史时，却又心境悲凉，声称：“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第一回）面对晚清千疮百孔的社会，小说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情绪。较同时代作家、作品描写范围广泛，结构严谨，语言辛辣，然则不用婉转含蓄之笔。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出生官宦家庭，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做过医生、商人、工业家，本想过实业救国，按照资本主义模式改造中国，以达到富国利民的目的，但又反对民主革命，维护封建帝制。《老残游记》通过一个自称老残的江湖游医在行医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反映清末的社会现实，揭露所谓“清

官”的暴政，谴责清廷黑暗的恐怖统治；表现了作者的见解和信仰，抨击官吏的误国害民，描写范围不是很广，但却较有深度。如在第十六日中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恶；清官以自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历事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通过写“清官”害民，揭示出封建政权的性质。同时，作品写景状物自然逼真，叙事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有极强的可读性。

我们这里所选的这套讽刺谴责名著，实际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亦是人们的必备藏书。此次出版，请专家精心整理，既保持了原版风貌，又注重了当代一流的装帧印制，便于读者阅读，又极具收藏价值，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编者

1999年3月

目 录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1)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9)

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17)

第四回

宫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25)

第五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33)

第六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42)

第七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樞闾访百城书 (51)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61)

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70)

第十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笠筏 (79)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獬犬流灾化毒龙 (88)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96)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107)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115)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123)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132)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142)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152)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161)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171)

附录:

《老残游记·二集》遗稿(九回)

自 序 (182)

第一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184)

第二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193)

第三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祥 (201)

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210)

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 (218)

第六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228)

第七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 (237)

第八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 (246)

第九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 (255)

附录:

中国现在记

楔 子 (267)

第一回

朱侍郎热心旧科举 劳副贡弹力新名词 (268)

第二回

老臣效忠但求无过 贫儿得志忘却本来 (279)

第三回

满口胡柴誉议前辈 当头棒喝觉悟后生 (294)

第四回

遇明师乡儿登第 借京债市侩藏奸 (307)

第五回

为鬼为域费尽奸谋 时来运来别开生面 (318)

第 六 回

驳控案大令贴千金 撰照会监司误一字 (331)

第 七 回

投来捷径各显神通 弄破机关迭逢鬼域 (344)

第 八 回

昧已欺人所如辄阻 贡谏献媚攸往咸宜 (358)

第 九 回

办河工难除积弊 做清官煞费苦心 (372)

第 十 回

得贿赂普庆安澜 罢官职暂习旧学 (386)

第十一回

接施主山僧势利 办教案郡守圆通 (402)

第十二回

强过继伤心失娇婢 惯荒唐余技作能员 (417)

附录

《中国现在记》的发现 (430)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飏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可做，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且略施小技，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只须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发百中的。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缘，在下倒也懂得些个。”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真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

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的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因多喝了两杯酒，觉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闭了眼睛，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叫文章伯，一个叫德慧生。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一齐说道：“这们长天大日的，老残，你蹲家里做甚？”老残连忙起身让坐，说：“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觉得怪腻的慌。”二人道：“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因此特来约你。车子已替你雇了。你赶紧收拾行李，就此动身罢。”老残行李本不甚多，不过古书数卷，仪器几件，收检也极容易，顷刻之间便上了车。无非风餐露宿，不久便到了

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的幻相。

次日，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人人都说日出好看，我们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说道：“老兄有此清兴，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气传光，还觉得夜是短的。三人开了两瓶酒，取出携来的肴馔，一面吃酒，一面谈心，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其实离日出尚远，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谈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文章伯说“耳边风声甚急，上头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样办了，又都带了千里镜，携了毯子，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谲诡。过了些时，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

慧生道：“残兄，看此光景，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残道：“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说道：“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看了一刻，说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吗？”大家看了一回，那轮

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正在凝神，忽然大叫：“暖呀，暖呀！你瞧，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两人道：“在什么地方？”慧生道：“你望正东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两人用远镜一看，都道：“暖呀，暖呀！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这边来，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那船来得业已甚近。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原来船身長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那八扇帆下，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仿佛水手的打扮。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什么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

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时候，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

正在说话之间，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抛下海去，掠过舵来，又向东边去了。章伯气的两脚直跳，骂道：“好好的一船人，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岂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说道：“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何不驾一只去，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换上几个？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这个办法虽然痛快，究竟未免卤莽，恐有未妥。请教残哥以为何如？”老残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计甚妙，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章伯愤道：“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不过一时救急，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那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老残道：“既然如此，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恐怕只会送死，不会成事罢。高明以为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错，便道：“依你该怎么样？难道白白看他们死吗？”老残道：“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往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船，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

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慧生道：“老残所说极是，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

说着，三人就下了阁子，吩咐从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个船坞，都是渔船停泊之处。——选了一只轻快渔船，挂起帆来，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使帆很便当的。

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这几个人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真真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唤醒，我们实在惭愧，感激的很！只有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拼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掌称快。

章伯远远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举动。倘真有点道理，我们便可回去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见

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

当时三个人便将帆叶落小，缓缓的尾大船之后。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又叫道：“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么？”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诸位切不可动！倘若这样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慧生听得此语，向章伯道：“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老残道：“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不然，这船覆的更快了。”说着，三人便将帆叶抽满，顷刻便与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三人便跳将上去，走至舵楼底下，深深的唱了一个喏，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倒也和气，便问“此物怎样用法？有何益处？”

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